

## 品非虚构作品展

# 回炉生

王乐成

也确实培养出了多位科技界、教育界、医学界引领风骚的精英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,深冬时节。校长办公室,忽然挤进四位要求考文科的学生。校舍窘迫,又缺少文科专业教师,慈眉善目、高大魁梧的衣瑞吉校长,眉头顿时皱成朵花儿,一时真没法安置这些“瘸腿回炉生”。“瘸腿”,说的是偏文科;说都是“回炉生”,有点冤枉诗人小马,他可是应届,不像我跟少伦兄,都来自供销社柜台内,也不像吴夫子,他曾经历过高考的历练。

“还是去投靠二中吧……”面对这些“瘸腿生”,衣校长心生犹豫,“这样吧,既然信任母校,那就先住下吧。”他宽厚的一句话,让四颗提到喉咙眼的心,又放回了肚里。

没几天,教室东侧两小间教师用厕所,被整平地面,水泥瓦覆顶,改造成了整洁的小教室。暂住在图书室的我们,乔迁进了新居。两张木床,睡四人,搬进半边乒乓球台,就是课桌与讲台。即将退休的魏来金老师,来做我们的班主任,兼辅导地理、历史课。其他课程,去理科班蹭。就这样,一个特立独行的厕所文科班降生了。

厕所班,不好听,却一时成为了学校的焦点。那些理科班学生,先是挤在门口探头探脑,不几日,就进门摆沙龙,海侃起来。少伦兄来自城里县供销社,在物资紧俏的计划时代,买袋化肥,买瓶农药,买红糖、热水瓶都是难事。种自留地的老师们,自然时不时找他买点紧俏物资,同学们则愿意听他拉呱柜台卖货的趣事。诗人小马,年龄小,阅读面广,包里总带着小说、诗集。黄宗江、余光中的散文,咱都没听说过,而他,徐志摩的诗歌,张口就来:“轻轻的我走了,正如我轻轻地来,挥一挥衣袖,不带走一片云彩……”听得我们神魂颠倒。讲起诗人徐志摩情迷林徽因,哲学家金岳霖跟林徽因恋爱——事实是徐、金二人痴迷林——头头是道,眉飞色舞。

小马胖胖的脸盘,眼睛挤成两道缝,经常面带微笑,着实迷人。他不仅迷住了一群男孩,更招惹来了袅袅婷婷的芳心。我记得,那是因了一篇《秋》的作文,他散文诗般的排比句,像海浪般层层扑向多情的海岸,通过学校高音喇叭搅动了无数的芳心。晚饭后,几位女生叽叽喳喳向他讨教作文秘诀;再几天,便有班花前来向诗人小马借书了。据说,借书、还书,那也是恋爱的媒介。同乡间开始传说,班花小戴同学借的书里,就掉出了诗人小马的玫瑰色赠诗。这时是否能跟林徽因约会是诗人的内明时代唯一的状元卷遗存。我的母校,就坐拥两位明代状元曾生活流连的所在,当然属“风水宝地”。据说,学校选址时,也曾悄悄请先生看过。真耶,假耶?看看恢复高考后,从老三届里考出的名牌大学生数量,跟相邻中学不分伯仲,这就足以让人不再小觑了。

1. “山不在高,有仙则灵;水不在深,有龙则灵。”正是在大家对这所学校的赞叹声里,我和少伦等众多学子,背着铺盖卷儿,提着煎饼咸菜疙瘩,投奔而来。这儿,寄托着农家子弟实现鲤鱼跳龙门的瑰丽之梦。

当时的七贤中学的确小,就前后两排教室,两个年级,十六个班。红墙红瓦下,清一色的理科班。这儿,是理科精英的摇篮,

尽管,班主任老师一再强调,一心不能二用,要以学习为重,不能分心,可这厕所沙龙,还是越来越红火了。

2. 我们四位“瘸腿生”,瘸的都是数学和英语。上次高考,我的数学考得可怜。英语自打上高中就没学过,全校唯一的英语教师蒋允,是下乡知青,早已回了青岛。英语没救了,来校“回炉”,就巴望能把数学成绩提起来。

八级一班班主任,由数学教研室主任董世荣老师担任。这位曲阜师大数学系的高材生,水平高,要求严,还是我初入高中时的班主任。在他麾下,出了多名在国内外小有名气的数学专家。到董老师的班里补习数学、语文、政治,正中我们四人的下怀。

出师未捷遭击顶,因不熟悉一班的课程表,头节数学课就迟到了。我们四人被堵在门外。相邻班级的老师敲门帮求情,未果。这当头一棒,教训了我们,无论什么课,都得按时听讲。数学摸底考试,当然数我们最惨,而我又是在四人中的“垫锅菜”,被点名罚站,引来无数或同情或嘲笑的目光,让我像做贼被抓现行似的,浑身冒汗不已。

毕竟是老班主任,这位身材不高,却篮球排球、跨栏、短跑样样在行,导演、编剧、表演样样精通的董世荣老师,一开始就成了学生们崇拜的偶像。我这次来复读,其中就有他的鼓动撮合。把我们拒之门外的当晚,董老师走进厕所沙龙,特意给我们辅导数学。他嘱咐我们,要先易后难,每次考数学,能保证基础题目不丢分就行。又叮嘱我,只要数学考到30分,上大学没问题。董老师的一通打气,像给我们四人打了鸡血,让我们重新振作起来。最后高考数学成绩,除我和诗人小马险及格,少伦兄和吴夫子,都考了60多分。

五根手指不一般齐,数学上的“垫锅菜”,却也有让同学称羨的长处。我和诗人小马的语文,少伦兄的政治,每次抽考都会领先不少,这归功于大师哥庄吉安老师。

庄老师是留校毕业生,是校长白乐钦点的将。他人高马大,白净文雅,是学生们公认的帅哥哥。别看他仅有高中文凭,他的学识,他的教学,是公认棒棒的他以语文课本做主线,组织同学们从报刊搜集大量精美文章,印成辅助教材,无偿分发给同学们。他精心修改学生作文,有时写的批语比学生作文还长。他把优秀的作文,推荐到校广播站播出,再编辑油印成学生精品作文选。我的记叙文《秋》和议论文《谈改造我们的语文学习》等多篇作文,在校广播过,有四

五篇编进了学校的作文选;还有两篇由庄老师推荐,选进了全县中学生作文选编。这极大鼓舞了我和同学们的学习热情。

事过多年,有位比我低七八年级的李学弟,他在某大学任教授、教务长,酒桌上出题目,说能完整背诵出我过去的作文《秋》。看我狐疑,有同学便建议,李学弟每背诵出一段,我就陪一杯酒。结果,他完整背诵完了,我也趴在酒桌上了……

冬天,北风呼号,大雪封门,厕所班里的温度,也跟室外没了差别。起初,大家每人一个被筒儿。太冷了,便两人合盖一床被,彼此抱团取暖。屋小没法生火炉,上课伸不出手来,即使穿着棉鞋,双脚也冻得像猫咬。诗人小马于是发明了灯泡暖手法,可一只灯泡,也只能四人轮流着暖手。

可爱可敬的魏老师,已是年近花甲的老人,一边拿嘴哈气暖手,一边拿粉笔在小黑板上,凭记忆画出各大洲大洋的地图。魏老师毕业于山东师大地理系,业务精湛,讲课从不翻课本。无论世界地图,还是中国地图,都烂熟于心。为方便大家记忆,他把各国的首都、物产,编成顺口溜。诘屈聱牙的地名,不一会儿就能记住。复习每一章,他都会根据往年考过的范围,指出今年可能出题的重点。待我们高考时,关于南美洲气候、物产的12分论述题和填写东南亚国家首都、城市名字的10分题,都让魏老师猜中了。我们四人的地理成绩平均85分,少伦兄的地理甚至考了92分。后来,大家把魏老师奉为“神人魏诸葛”。

大家在小屋里冻得实在不行了,魏老师就建议大家跺脚5分钟,咚咚咚咚,声音传出去,不久门窗上就贴了无数好奇者的脑袋。实在熬不住了,魏老师建议出校门跑步取暖。大家在前头跑,魏老师穿着黑褐色木棉袄在后面追。有人向校长报告:魏老师跟学生打架,厕所班的学生跑掉了……

3. 饥寒从来相伴生,厕所沙龙再红火,也难掩生活的窘迫。这儿的饥,不是吃不饱,是吃不好。

每当周末回来,见母亲辛苦摊好的煎饼,还提着咸菜疙瘩。倘若母亲有空闲,会把咸菜切成细丝,放进玻璃罐头瓶里,倒进点酱油香醋,再加上点姜末香菜,那就是上等的菜肴。可做着一家人吃食的母亲,哪会时常有这空闲和耐心?厕所班里,有时写的批语比学生作文还长。他把优秀的作文,推荐到校广播站播出,再编辑油印成学生精品作文选。我的记叙文《秋》和议论文《谈改造我们的语文学习》等多篇作文,在校广播过,有四

成糊状,蘸煎饼吃。买半斤酱油,倒进开水泡煎饼的碗里,也香气扑鼻。

厕所班也并非全是素食主义者,就有人偷偷开过洋荤,这还是等我们参加完高考,才知道的。

吴夫子说,他曾傍晚去校北面的菜园,偷摘过西红柿,西红柿还是青的,吃得当晚就闹肚子,跑了厕所无数次。初夏时节,年长的少伦兄,时常怀揣煎饼走出校门。他一人躲到校园西侧的小河边,捉螃蟹,摸青蛙,拾来树枝柴草,烧着吃。虽没盐没油,那见火就红的螃蟹,好吃极了!还有那烧熟的青蛙腿,又嫩又肥,好解馋。河边还有薄荷、水芹菜,都可以河水里洗洗,冲进煎饼吃。怪不得我跟吴夫子面黄肌瘦,几乎三根筋挑着个头,而这少伦兄却是红光满面,原来经常偷偷摸摸去拿野味补充营养,真不够哥们儿!今天想来,还对他羡慕嫉妒恨呢!

后来,据少伦兄回忆,我也曾跟他去河边看过他两次烧青蛙,但看着太残忍,以后就不再去。再后来,每当少伦兄去小河边捉弄,聪明的青蛙们便循声遁去,只有呆笨的螃蟹沦为少伦兄的美食。

……那年的厕所班,高考升学率百分之百。这得感恩原七贤中学的领导和老师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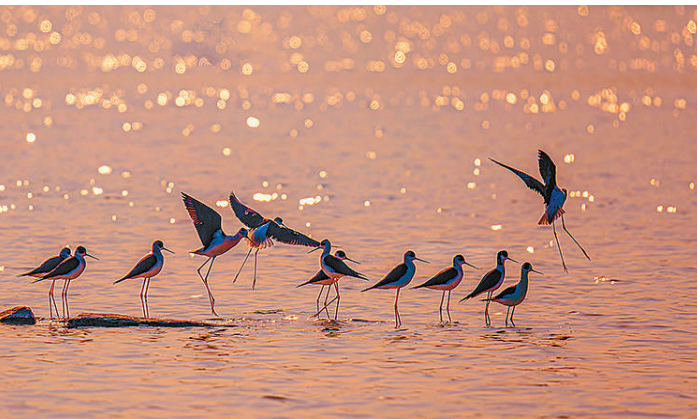
张少伦不愧为考进了曲阜师大政治系。毕业后,先在乡镇党委任职,后到培养干部的党校做了领导。从上学到做官,还是那副逢难就会拔刀相助的痛快脾气。“咱当官不适应,教学还能通四六。”他偶尔也会谦虚一把!

偏爱历史的吴夫子,大名吴永庆,天遂他愿,考进了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。后回来回故乡第一中学,直做到历史教研室主任。他还是那副三头牛拉不回的耿直性格,却桃花运当头,深得我们的老教研组长刘月太老师的青睐,经悉心考察和全面考验,感觉值得托付,把漂亮贤惠的二女儿许配了他,让我等羡慕不已。

我上了昌潍高等师专,后来的潍坊学院,是最没出息的一个。

诗人马现光老弟,在校“回炉”时就不甘寂寞,组建诗社、文学社,却阴差阳错,录取进了卫生专科学校,毕业后做了市里的一名防疫官员。可他诗性未泯,不几年,就在本市乃至省内的报刊频发诗作,据说那是朦胧诗,反正我们急得抓耳挠腮,也读不懂他喜欢谁谁谁,还是讨厌谁谁谁。假如他不这么朦胧,那崇拜他的班花,或许早如愿以偿了。估计是那朦胧扭扭的诗行,耽误了他的爱情吧!

(作者单位:山东省临朐县人民检察院)



水上音符 张成林摄影作品

## 品乡愁一味

# 六十个鸡蛋

陆宝华

参加中考那年,我家养了三只生蛋的母鸡。母鸡与中考没有直接关系,只不过在当时,参加中考的学生家里都会为孩子增加营养,而营养的主要食材十有八九就是家养母鸡生的蛋。条件好些的,一天吃两个,条件一般的,一天也能吃一个。

可当时我家,恰恰一般条件都算不上。我的父母都已年近六十,父亲还是脑血栓后遗症,母亲身体也不太好,除了侍弄家里三亩半土地,其他什么都做不了,所以,那三只母鸡生的蛋是家里的主要收入之一。母亲每隔两三个星期,就要步行到离家五里的集市去把攒的鸡蛋出售,换回生活常用的油盐酱醋。我感觉每天吃一个鸡蛋,对自己来说都是奢望。

担心吃不上鸡蛋,还有一个原因,就是我平日学习不十分用心且始终没什么改变,这让父母很不满意。我真的很想吃鸡蛋,但又不敢直接说出口。父亲的脾气火爆,我担心不仅鸡蛋吃不上,还会挨一顿骂。

一天晚饭时,我故意说:“再过两个月,我们就中考了,老师讲现在进入冲刺阶段,身体比较累的。”说完,我没敢抬头看父母的表情,却听见父亲把碗里的稀粥喝得滋滋作响。我理解这声响可以作为不赞成的意思。母亲答了一句:“知道了。”既未看出行,也未看出不行。母亲这态度在我预料之中,家里一直是父亲说了算,夫唱妇随是母亲做所有事情的态度。第二天早上,我正坐在院中的大杏树下背课文。母亲蹑手蹑脚走到我身旁,从怀里摸出一个鸡蛋,递过来说:“虽然你爸没表态,但考学毕竟是件大事,我私下做主了,一天给你煮一个鸡蛋。”我赶紧接过来,磕破了用手去抓皮。

“不要乱扔鸡蛋皮,别被你爸发现了。”母亲压低声音提醒,接着有些无奈地叹息,“你也是,咋就不好好学呢。”

母亲的话虽有几分抱怨,但我的心还是一热,同时生出几分羞愧。就是从那一刻起,我暗下决心,一定尽最大努力回报母亲。那以后两个月,我和母亲很默契,每天只要我到杏树下背课文或做习题,母亲都会准时送来一个鸡蛋。

一次吃饭时,父亲问母亲:“最近怎么感觉卖鸡蛋的钱少了?”母亲突然虎眼:“有一只鸡炸窝,暂时下不了蛋了。”父亲半信半疑,突然眯了我一眼。我没敢迎上父亲的目光,感觉脸上火辣辣的。那一刻,我愈加感受到这鸡蛋的分量。

临阵磨枪,我不仅光而且还快了,最终以超常的发挥考上了小中学。公布成绩那天,母亲破天荒炒了一盘鸡蛋,父亲一边喝着他的小烧酒,一边接二连三往我的碗里夹鸡蛋。酒喝得越来越多,父亲脸上的得意也越来越浓。父亲突然说:“老伴,这六十个鸡蛋,作用不小吧?”母亲答:“要不怎么啥事我都听你的呢,儿子这不真考上了。”这话让我恍然大悟,尽管母亲天天偷偷给我煮鸡蛋,但父亲其实是知道的。

(作者单位:辽宁省凌源市人民检察院)

# 爷爷的竹编

王霜

晚上出门散步,突然在路边看见有位老大爷在卖竹编,背篋、篾箕,还有夏日纳凉必备的竹扇,整整齐齐地摆在路边。看见这些竹编,脑海里有些记忆好像突然打开了闸门,一股脑地涌了出来。

记得小时候也是这样的夏夜,太阳刚刚落山,天边却被染成了橘子的颜色,河风一阵阵地吹拂着岸边,最后吹到了爷爷的红墙小院里。爷爷坐在矮矮的板凳上,手里正将上午砍好的翠竹分成一条条整齐的竹篾,手里变成了竹子的海洋。

只见爷爷拿着弯刀对着手上那根长长的竹子,一刀下去,随着清脆的破裂声,竹子在他手中破开成一条条;数条竹片再被剖开成一片片的篾片,最后成了一条条极细的篾条。这时,一根根篾条就在爷爷的手里变幻着,最后变成了背篋、箩筐、篾箕。而我坐在院坝里的凉席上,一边看爷爷编篾条,一边玩着爷爷从山边给我捉回来的笋子虫,看着它飞来飞去。

爷爷有时候见我看得起劲,也会把着我的手教我编篾条。篾条上有细细的竹丝,会割手。我悄悄试过,竹丝割出的伤口深浅不一,有的疼得让人叫唤,有的隐隐地疼让人寝食难安。我娇嫩的小手经不起伤,所以,爷爷大多数时候只教我第一步:劈篾。爷爷砍上一截短竹,把着我的手拿着弯刀,一刀下去,竹筒变成了两半,然后再慢慢地分成一片片竹片。他是在带我玩儿。

我依稀记得爷爷在劈篾时候跟我的话,竹编有千万种形状,但最重要的还得是第一步劈篾,只有把这一步做好了,才能有下一步。这句话在我的生活中好像深深地隐藏在最角落,但是每逢遇见了什么事什么坎儿,爷爷的话就从脑海中蹦了出来。

爷爷走了13年了,但爷爷编的背篋、箩筐还在我家发挥着作用,仿佛爷爷从未走远。爷爷走了之后,他这浑身的竹篾手艺没人学,爸爸妈妈,大姑大伯都忙于生计,这竹篾确实难以支撑一家人的生计。因此,这编篾条的手艺正式在我家退出了舞台。后山的竹子越长越高,却再也等不到爷爷砍了。回到爷爷去世的那个冬天,我依然记得爷爷坐在椅子上,隔着那扇红木门,对我招着手:“老二,快进来吃馍馍!”结果第二天爷爷就去世了,在满院的竹篾里闭上了眼睛……

今晚,摊上卖的竹编跟爷爷的竹编一样,卖竹编的大爷手上也有着跟爷爷当年一样细小的伤口,那是被竹篾割伤的。我在摊上看了许久,最后蹲下来挑了一把竹扇。手摇着扇子,又继续走在跟许多年前一样的夏夜。可惜爷爷没能看见当年的小姑娘,现在这样婷婷袅袅的样子。

(作者单位: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人民检察院)

# 石本无言 印记万千

王安

去年夏秋时节持续的特大暴雨,冲垮了房屋、桥梁,冲坏了庄稼、道路,冲走了轿车、牲口。暴雨过后,人们开始整修堤坝、清理河道。这时人们发现,暴雨也冲净了河床,冲来了一河滩干干净净的鹅卵石。也就在这个时候,我与家人迷上了到河滩捡石头。

开始是在老家门前的塌七河捡。在塌七河畔生活了多年,我从未见过河里有这么多好看的石头。塌七河的石头,美在色彩。比如形状各异的浅绿色石头上,分布着白色的线条,很容易让人想起绿色的山林里那一条白色的瀑布、小溪,或者是横绕在山腰间的几缕白云;那粉红色的石头上,分布着形状各异的白色图案,花状的,云状的,星星点点的,会让人想起春天里铺了一地的红花草,夏夜里孤寂又热闹的星空,或是绽放在夜空中的一片焰火;还有那红蓝相间的石头,红是砖红,蓝是墨水蓝,像是大自然的高手随手甩出的浮噜……

我在塌七河捡到的最满意的石头有三块。一块是“鸽子石”,外形粗笨的白石中间,有一团红色背景,其中有一只洁白的白鸽子在飞,永远在飞。另一块是“心石”,外形上,就是一个标准的心形。上下厚度约一公分,白色的底,绿色的面儿,正中还有一朵模糊的小白花,也是心形的,边缘还环绕了一圈绿白相间的线。握在手心里,我捉摸不透的是:这“心石”是大自然用怎样一颗心塑造出来的?还有

一块,我还没想好叫它什么名儿,暂时先叫它“星空石”吧。“星空石”外观很秀气,像一长方形的小砚台,头上还长着一只小犄角,像放牛郎的朝天辫儿。石面儿肉红,分布着不规则的小白点,像是夏夜的星空。一闪一闪亮晶晶,满天都是小星星。底部伸出一枝珊瑚状的云絮,与那满天的星星呼应着,会让人的耳边一瞬间响起莫扎特的《小星星变奏曲》。

那天,本家一位嫂子过来,想找一块石头压酸菜。想起去年秋天嫂子送给我的带着露珠的小蔓菁,我也慷慨一次,让她自己挑一块。谁知她一眼就相中了那块“星空石”。我心一横,说:“这块不能给。”随即又给她换了一块。她不太情愿,勉强接过。我也感觉自己小气,但终不舍得把这块心爱的“星空石”送人。

沁河滩的石头,色彩虽不丰富,但石质细腻,手感光滑,纹路优美。我在沁河滩不大捡石头,多是欣赏。欣赏一河碧水缓缓流过时,河水两边那满眼洁净的鹅卵石。这沁河滩有几种石头给我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。一种是层层叠叠的“红绿石”,红的像猪肝,绿的像绿豆。这种石头大多比较平整,层次丰富,有的纯红,有的纯绿,最好看的是红绿相间的。本来是一层红一层绿的厚石片,因河水冲击下的相互碰撞,破坏了表面的完整性,于是就形成了红石表面的绿斑点,绿石表面的红花朵。

沁河滩还有一种纹路暗淡但构造精美的石头,几乎看不出石接口的石线。无论看哪面,都有一个环形的图案,像是正在孕育的一个神秘的

生命。我捡过一块类似的石头,拳头大小,看一次,琢磨一次。

东阳河的石头,花枝招展,传说是女娲补天时炼成的。站在东阳河畔,一眼望去,一片青苍苍的异样景色,会让人禁不住想要伸开双臂,给这一河洁净缤纷的石头来一个拥抱。去过“女娲神话之乡”小沟背银河峡的朋友,都欣赏过那里的石头,而东阳河的石头就是那种。我曾经写过一篇《小沟背读石》的散文,表达了对那些花石的情思。

东阳河的石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,有两种,一种是由无数颗白色的鹅卵石凝聚在一起的巨型花石。我想象着,那一河洁白的鹅卵石正在河床上嬉戏,忽然,一股灼热的岩浆呼啸而来,裹挟着这些无处躲藏的小石,滚动,滚动,直到静止在这庞大的石球里。还有一种,是小碎花石,块头没有前者那么大,花形也是碎碎的,像小草,像小花,像小雪花,像小虾草,像小鱼。花色也是多彩的,红底白点的,绿底红花的,黄底绿叶的,青底白花的,真像一片百草园。曾经捡过一块墨绿色的小花石,那花是嫩绿色的,有紫色的花蕊。拍照放大后吃惊地发现,天哪,这竟然是一串生动的绿色花蕾呀!圆形的花苞大多都没有开放,由一根曲曲弯弯的细茎牵着,露出里面紫色的花蕊;还有一朵盛开的,开成纯白色的五瓣小花,外圈勾了一圈淡淡的绿边;远处,还有一点红,像是红梅的花苞。也许,这是远古时代真正的花儿,在她最美的时刻,被永久地凝固到这块外形并不美观的石头里。

黄河滩的石头也招人喜欢,不仅光滑,而且图案独特,总是让人一看到就会想起黄河。那条状的或红白、或红黄相间的图案,会让人想起“黄河远上白云间”的辽